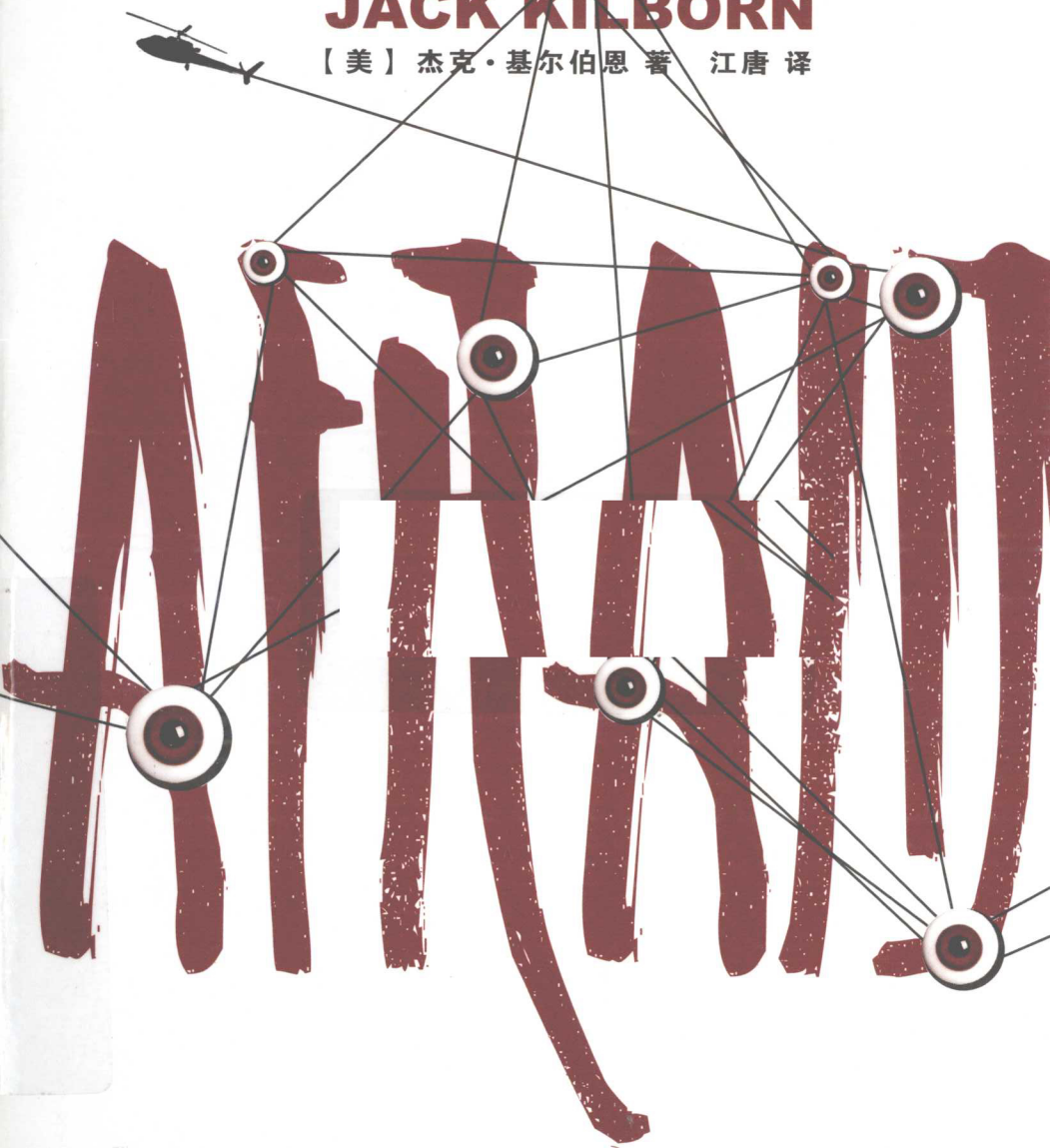


# 恐惧

JACK KILBORN

【美】杰克·基尔伯恩 著 江唐 译



# 恐惧

JACK KILBORN

【美】杰克·基尔伯恩 著

江唐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恐惧/(美)基尔伯恩著;江唐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7

ISBN 978-7-5321-3748-0

I. ①恐… II. ①基…②江…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8003 号

**AFRAID by JACK KILBORN**

**Copyright: © 200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YSTEL & GODERICH LITERARY  
MANAGEMENT**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09-686 号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海力洪

特约编辑: 权 翔

封面设计: 丁威静

恐 惧

(美) 杰克·基尔伯恩著

江 唐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e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2 字数 194,000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748-0/I · 2868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410805

勇气是对恐惧的抵抗、对恐惧的掌控——而不是对恐惧的忽略。

——马克·吐温

在大屠杀中，没有体面的立足之地。

——莱昂纳德·科恩

狩 猎者之月<sup>①</sup>犹如一团橘红色的暗影，它是那样幽暗，仿佛

充满鲜血一般，大大地低悬在麦克唐纳大湖如镜的水面上。萨尔·莫顿把威斯康星州清冽的空气深深吸进肺里，在座垫上扭过身子，把他的“幸运 13”鱼饵朝船尾方向抛了出去。这是个太平无事的垂钓之夜；天黑后不久，他钓到了几条小鲈鱼，半打北美狗鱼——个头都要比腌黄瓜小——之后就毫无斩获了。他的投饵卷线器放线时发出的嘶嘶声，还有诱饵落入水面的扑通声，是他在过去一小时里听到的仅有的声音。

直到直升机的爆炸声打破了宁静。

起初，萨尔并没注意到直升机出现在水面上方。它黑魆魆的，没开灯，月光勾勒出了机身的轮廓。而且它还悄无声息。二十年前，萨尔曾带妻子玛吉坐直升机飞越峡谷上空，为了减弱噪音，他们俩都不得不用手紧紧地捂住耳朵。这架直升机的声音要比前者小得多，就像冰箱一样，只发出微弱的嗡嗡声。

直升机从东边驶入湖上，飞得很低，向下送出的气流在水面上激起了巨大的漩涡和水花。萨尔不禁思忖，它跟水面贴得那么近，掀起来的水流会不会把自己这艘十二英尺长的小铝皮船掀翻。直升机从他头顶掠过时，他赶紧伏低身子，直升机吹掉了他的“包装

---

① 又被称作“血红之月”，是秋分前后的满月，因这时的月光适合猎人狩猎而得名。

者队”棒球帽，吹飞了几枚鱼饵，把几只施密特啤酒的空易拉罐吹起来，抛到了船外。

萨尔把渔竿丢在脚边，紧紧抓牢船舷，把身子挪到船身翘起来的那一侧，船身晃来晃去。等小船倾覆的危险消除后，萨尔眯起眼睛望着直升机，在机身上寻找着标记和符号，某种能表明直升机身份特征的东西，但机身上既没有文字，也没有数码。也许它一直就是个黑色的幽灵。

萨尔的心脏跳过三下之后，这架直升机驶过了几千码的辽阔湖面，朝对岸的树木带外围低掠过去。直升机到安全港镇来干什么？况且还是在夜间？它为什么飞得这样缓慢？为什么看起来，它好像落在了他家附近？

这时，发生了爆炸。

他先是看到了爆炸场面，片刻之后，他感受到了爆炸的余波。一股震荡传到了他的脚下，就像有人用棒球棍砸了小船一下似的。然后一股柔和、温热的气息扑面而来，带来了掺杂着燃烧的木头和汽油味的气息。火和烟雾升腾到空中，起码有五十英尺高。

观看片刻之后，萨尔重新拾起渔竿，把鱼饵卷了回来，然后拉动 7.5 马力的艾芬路德引擎的启动器拉绳。引擎没有发动起来，萨尔接连猛拉了两次之后，还是无济于事。萨尔咒骂了一句，开始鼓捣起引擎的节油阀来。他想，不知玛吉有没有被爆炸声吓着，但愿她没事。

玛吉·莫顿惊醒时,还以为自己刚才听到的是雷声。在威斯康星州北部,暴风雨肆虐的程度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相比,都不遑多让。在她和萨尔住进这栋房子里的二十六年来,由于气候恶劣,他们有好几次不得更换掉破碎的窗户和一半房顶。

她睁开眼睛,想听听这场风雨二重奏。奇怪的是,她并没听到风雨声。

玛吉眯起眼,望着床边那团模糊不清的红色,摸索着找到自己的眼镜戴上。那图案模糊不清的东西随即变得清晰,显示出时间,是10:46。

“萨尔?”她叫道。他可能下楼了,为此她又提高嗓门喊了一声。

没有人应声。萨尔经常钓鱼钓到半夜,所以就算他不在,她也不会觉得心慌。她想过要开灯,但是把惊醒她的声音究竟是啥查个水落石出,似乎并不如柔软的绒毛枕头和抵在她下巴上的热乎乎的法兰绒被褥来得诱人。玛吉摘下眼镜,放回床头柜,继续睡觉。

过了一会儿,前门打开的声音惊醒了她。

“萨尔?”

她聆听着身后的脚步声,木地板吱嘎作响。起初响声在门廊上,然后进入了厨房。

“萨尔!”这次她的嗓门更大了。结婚三十五年来,她丈夫不光

是耳朵，身上的好多零件好像都不灵光了。玛吉跟他讲过，要他弄一副助听器戴，但每次只要她一提起这个话题，他就会露出明显的笑容，装作听不到她的话，最后他们会咯咯笑着收场。当他们共处一室时，总是这样有意思。但他们不在一层楼上的时候，就不那么有意思了，玛吉想让萨尔注意到自己。

“萨尔！”

没有人应声。

玛吉想把地板跺得砰砰响，又觉得这样做没必要。她知道楼下的人是萨尔。还能是谁呢？

不是吗？

他们的湖畔小屋是金星路上的最后一座房子，离他们最近的邻居金赛尔一家住在半英里外的湖岸上，因为这个季节气候不好，他们躲到别处去了。无人打扰正是莫顿夫妇当初购买这处房产的理由之一。除了进城购物，不算她丈夫的话，玛吉常常一整天见不到一个人影。会有别的什么人走到他们家里来？这种想法未免荒唐可笑。

这个念头让玛吉感到释然，她闭上了眼睛。

片刻之后，微波炉的响声传到了楼上，她又睁开了眼睛。然后传来爆米花的噼啪声，就像是装了消音器的机枪发出的响声。萨尔不该在这个时候吃东西。医生告诫过他，这样做会加重胃部返酸的症状，从而使萨尔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把玛吉搞得大为光火。

她叹了口气，在床上懊恼地坐了起来。

“萨尔！大夫说过，夜里别吃东西！”

没有人应声。玛吉感到纳闷，萨尔是听力确实有问题，还是他习惯了拿没听见她说话当借口。这次，她把一只脚挪到床下，用脚



后跟在地板上使劲跺了三下。

她等他作出回应。

没有动静。

玛吉重复了刚才的动作,随后用最大的嗓门吼道:“萨尔!”

十秒钟过去了。

又过了十秒。

然后她听到楼下厕所里响起了冲水声。

怒气传遍了玛吉的全身。她丈夫显然听见她了,故意对她不理不睬。这完全不像萨尔平时的作风。

这时,一个疑问猛地占据了她的心:如果楼下的那个人不是萨尔呢?

只能是萨尔,她暗自思忖。她没听到任何船靠岸的声音,或是汽车停在门前的声音。再说,玛吉原先是城里的姑娘,是在芝加哥出生和长大的。虽说在诺斯伍兹地区生活了二十多年,但她并没改变睡前锁门的习惯。

怒气又回来了。萨尔故意对她不理不睬。等他上了楼,她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他。或者她也对他不理不睬一段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公平得很。

这个念头让她感到宽慰,她合上了眼睛。萨尔的舷外引擎发出的熟悉的声音从窗外传来,渐渐靠近了。那台艾芬路德引擎比萨尔年岁都老。他干吗不买一台更新、更快的引擎呢,这个问题她始终觉得无法理解。她不愿意跟他一起到湖上去,原因之一就是这台引擎总是熄火,而且——

玛吉猛地翻身坐了起来,一阵恐慌传遍了她的全身。如果萨尔还在船上,那么屋里的又是什么人?

她摸索着戴上眼镜,然后拿起闹钟旁边的电话。没有拨号音。她按下数字键,可是电话就是不管用。

玛吉的呼吸变得颇为微弱,几乎有些气短。萨尔的船驶得更近了,但距离码头还有好几分钟路程。就算他到了家,到时会发生什么事?萨尔是个老人。他又怎么能对付得了入侵者呢?

她屏住呼吸,努力听清楼下的声音。玛吉确实听到了什么响动,只是这个响动不是从楼上传来的。这个声音就在她卧室外的走廊上。

是有人嚼爆米花的声音。

玛吉不知如何是好。也许应该说点什么?也许一切都是误会,是某个稀里糊涂的游客走错了房子。或者是个抢劫犯,想要抢钱去买毒品。把他想要的东西给他,他就会离开。谁也用不着伤害谁。

“谁在那儿?”

咀嚼的声音更响了,更近了。他已经进了屋。现在她能闻到爆米花、黄油和盐的气味,这股香味让她的胃咕咕叫了起来。

“我的……药在卫生间的橱里。我的钱包在门边的椅子上。你拿去吧。”

纸袋沙沙作响,还有更多的咀嚼声,是那种不加掩饰的咀嚼声。声音很大,就像有人在吹泡泡糖一样。他为什么不说话?

“你想要什么?”

没有人回答。

玛吉哆嗦起来。原以为来人是游客的想法早已消失,认为来人是劫匪的想法也在快速淡去。玛吉有了新的想法。她想起了人们在营火晚会上讲的故事和恐怖片里的情节:藏在人们床底下的

邪恶巫师，想要伤人和杀人的逃跑的疯子。

玛吉想要逃走，从这儿逃出去。她可以跑到车里，或者到码头跟萨尔会合，甚至跑进树林里躲起来。她可以跑进客人用的卧室，锁上门，打开窗，爬下去——

咀嚼声就在床边。玛吉上气不接下气，她把法兰绒被褥拉到自己的胸前，眯着眼望着暗处，隐约看到有个黑魆魆的人影站在几英尺外。

纸袋沙沙作响。有什么东西碰到了玛吉的脸，她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有什么东西轻轻地碰了她的脸一下，又碰了一下她的前额，让她为之瑟缩。又是一下，她用手一捂，在枕头上找到了这个东西。

是爆米花。他在朝她丢爆米花。

玛吉的声音轻得如同耳语。“你……你要干什么？”

他在床边坐了下来，压得弹簧吱吱作响。

“所有的事，”他说。

奥尔顿·托普将军把二十五年陈酿的格兰法卡斯威士忌倒进自己的水晶玻璃杯里，刚斟了不到一指高，他的传呼机就响了。他从腰带上解下传呼机，看了看显示屏。上面显示出数字 6735。他按照规定默默地心算了一下，把这个四位数加上当天的日期，等于 6762。这个陌生的代码让他皱起了眉头。6762 代表什么？

托普将军走进卧室，把苏格兰威士忌忘到了脑后。他确认了一下，百叶窗都拉下来了，然后他坐在写字台前，输入自己的密码。军方的病毒检测程序开始自动运行，检验了设备的安全性，并让他登陆 USAVOIP——美军网络 IP 语音系统。他戴上耳机，注意到耳机上带的麦克风上隐隐有股烟味，于是下意识地吧显示器旁边的那包温斯顿烟拿了起来。他输入另一段密码，听到海绵耳机喇叭里响起了电话铃声。

“晚上好，将军，”那个悦耳的应答声又响了起来，“请您说出警报代码。”

托普将军有时会想象，拥有这个声音的，是一位体态丰满的金发女郎。但很可能，是电脑合成了这个声音，而设计这一程序的人，是某个超级肥胖的技术狂公务员，卧室里挂着女超人的海报。

“6762，”他说着，摇晃出一根香烟，衔在嘴角。他总是把打火机放在同一个地方，鼠标旁边的曲别针盒里。这是个一次性的塑料打火机，他已经用了三年了。只有在打这种加密电话时，他才会抽烟，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我们有一名天使坠落了,将军,”那个声音说,“这件事需要优先处理”。

托普将军深深地吸了一口,让肺里充满了热气。他答话时,尽量不把烟气呼出来。

“是哪种作战单位?”

在另一端的电脑处理他的问题时,托普闭上双眼,等待十二秒,让肺里的尼古丁融入血液,让大脑的兴奋感受体活跃起来。还剩四秒钟时,对方回话了。

“红色特种部队。”

托普将军猛烈地咳嗽起来,把唾沫星子溅到了显示器上。

“重复一遍。”

“红色特种部队。”

托普将军退出美军网上 IP 语音系统,抽了会儿烟,然后点击了接通白宫的图标。

麦克唐纳大湖和小湖组成了马蹄铁形的水域,包围着安全港这个小镇——这片马蹄铁形水域面积有六千英亩,将小镇与威斯康星州北部隔离开来,使小镇形同半岛一般。安全港镇只有一条进出的通路。四年来,有不少人提出,要拓宽道路,给小镇增添些许吸引力。毗邻城镇坐享旅游业收入,而安全港则没有捞到一点好处,部分是由于安全港太与世隔绝,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九百七十名常住居民宁肯维持现状。在城镇会议上,对美元价值的肯定总是敌不过对安居这一价值的肯定,因此道路依旧狭窄,小镇依旧与世隔绝,尽管他们得为此付出经济低迷不振的代价。

萨尔就是这些居民中的一员,他和玛吉之所以买下这儿的房子,主要就是看中了这里的与世隔绝,再就是在这儿可以好好钓鱼。他们享受着这份独处的安逸。没有需要寒暄客套的邻居,没有需要担心的陌生人。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没有犯罪,没有惊喜。萨尔的前半生是在大城市的奔波劳碌中度过的。退休后享受这份独处的安逸,是他对自己的犒赏。

时值十月,雪鸟<sup>①</sup>飞回加州或佛罗里达州过冬去了,留在这儿的人寥寥无几。

一声尖叫响起,按距离判断,在传来尖叫声的这个范围里,萨尔知道的只有一个人。

---

<sup>①</sup> 产于北美洲的雀科小鸟。

他调整了艾芬路德引擎上那个难搞的节油阀，望着自己的家，还有几百码的距离。

又是一声尖叫。是一声骇人的尖叫，是那种遭受可怕的、难以忍受的痛苦时发出的叫声。

在水面上，叫声听起来不同寻常。它有回声，被放大了，回荡不已，听起来完全无法确定方位。不过从第二声尖叫里，萨尔听出了尖叫的人是谁，以及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是玛吉。

意识到这一点，让他感到翻肠倒肚。他把引擎加到最大挡，径直朝家里开去。

是什么让玛吉发出那样的尖叫？她是摔倒了，打碎了什么东西？烫着了？阑尾炎？牙痛？

还是跟直升机有关？

尖叫声回荡不息，萨尔感到自己的胃从泛酸变成了溃疡性的疼痛。他必须回家去。确保她的安全。必须——

引擎咔嗒咔嗒响了两声，熄了火。

“该死！该死的破烂！”

萨尔拎起红色的大油箱，发现里面还有半箱油。他抓起输油管，捏了捏启动注油泵，发现它还硬实。发动机能进油。他拉了四次启动器拉绳，都没能把引擎发动起来。

然后玛吉的尖叫声变得不一样了，变得语无伦次，几乎听不出是喊的什么。

“停下停下停下上帝停下停下！”

萨尔抚着胸口。疼痛从腹部转到了心脏。玛吉是在对谁喊叫呢？她出了什么事？他把桨固定好，转身坐好，开始划船。

“不不停下不!”

萨尔必须回家。他有好几年没划船了,也许有好几十年了。每次这台艾芬路德引擎不工作时,萨尔都会猛砸发动机盖子,鼓捣到它重新发动为止。有时要花一个小时。有时他要叫住别的船,让人家把自己的船拖回码头。但说到划桨——从来没有过。这是年轻人,或者没耐性的人干的事。但他必须马上回到玛吉身边。

“求你了求你了上帝求你了上帝!”

萨尔的胸口和双臂都在向他抗议。他的肺变成了两个燃烧的袋子,无法获得足够的空气。他的背和膝都在求他停下歇歇。但萨尔一直坚持划着。他痛苦地扭头回望,发现自己才划了不到五十码。

“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上帝啊,玛吉,出了什么事?萨尔的双臂哆嗦着,他几乎无力把双桨抬出水面,但他一直保持着划桨的节奏,保持着速度。

一下。

一下。

一下。

一下。

每划一下,就离家更近,离他爱的女人更近。

我来了,亲爱的。我来了。

萨尔想不出,会有什么比他妻子的尖叫更可怕。但他错了。尖叫声停下的时候,更教人害怕。

萨尔使出全身力气,划了最后一下,这股冲力把他送到了码头。他摸索着拾起缆绳,把它挂在码头的木桩上,跑下船。

“玛吉!”他的喊声更像是喘粗气的声音。



萨尔两腿打晃地拖着步子来到岸边，往家走去。门大开着。玛吉绝不会这样做。他们家进人了。这个人对他妻子做出了可怕的事。他张望着，寻找武器。他看到门廊上的桌旁有块2英寸厚4英寸宽的木板。这是他在切鱼片之前砸鱼用的。萨尔捡了起来，它的分量让萨尔感到安心。随后他进了屋。

起居室和厨房空无一人。他闻到烤糊的爆米花味，还有别的气味。他以前闻过这种气味，但不像现在这么浓烈。

是血腥气。

“玛吉！你在哪儿！”

没有人回答。他以老迈的双腿所能承受的最快速度登上楼梯，进入卧室。

床上摊着某个东西。

“……杀了……我吧……”它说。

萨尔弄清自己看到的是什么。它看起来不成人形。当他意识到床上的那个东西就是他妻子，有人对她做了那么可怕的事之后，他手里的木板掉到了地上，发出沉闷的“咚”的一声。他感到神志不清，这时有人来到他身后，用一把刀抵住了他的喉咙。

“你一定就是萨尔吧，”那人低声说，“咱们需要谈谈”。